

从“禁止”到“有条件放开”

网售处方药靴子将落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正式对外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拟有条件放开网络销售处方药的内容引发热议。医药电商平台欢欣鼓舞、盼来了政策曙光,而有些人则对监管规范、医保支付、用药安全等问题提出担忧。

A “放”与“不放”的监管探索

时隔两年多,药品网络销售规定再度征求公众意见。11月12日至11月30日,国家药监局就《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于处方药销售的规定提到,药品零售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按照有关要求对处方进行审核,对已使用的处方进行电子标记。

这让医药电商平台从业者摩拳擦掌,希望在市场中博得一席之地。“从2014年开始网售处方药的‘闸门’已经‘几开几合’,一开就‘乱’一关就‘死’,能做到今天的,都是想在行业里踏实做事的企业,这次征求意见稿又提升了我们的信心,在新一轮

的行业规范洗牌中我们肯定有发展机遇。”一位网络药品销售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早在2014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提出,互联网经营者可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然而该意见稿一经发出便遭到了医药领域十多家行业协会和知名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反对。

短短两年后,由于主体责任模糊不清、违规销售处方药等原因,2016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正式结束相关试点工作。

2017年11月和2018年2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先后发布《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药品网络销

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药品网络销售者不得向个人消费者网售处方药,不得通过互联网展示处方药信息。这给医药电商业务带来较大冲击。

在此之后,密集出台的多份“互联网+医疗健康”文件,又给行业带来转机。其中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均提出,允许医疗机构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可以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在线开具处方。在线开具的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C 处方药安全“触网”还需迈过三道坎

对于网售处方药“放”与“不放”,舆论也存在争议。支持方认为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患者,不用频繁去医院开药取药提供了较多便利,同时也减轻了医院门诊人满为患、就医体验差的压力。网民“一杯暖暖茶”表示,“我是支持的,对我们这种每天必须吃药的病人来说很便捷,只需要上传病历就可以买到处方药,不需要大老远地挂号排队。”

质疑方则表示,处方药的安全性远比其便利性重要,网售处方药一旦放开恐将导致假处方泛滥,而滥用处方药将严重威胁患者健康。网民“疯风封丰”表示,处方药相对风险高,现如今线下药店还存在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如果放开网销,那风险更加难以控制。

便利和安全的权衡考验着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的智慧,业内人士表示处方药安全“触网”还有三道坎需迈过。

一是电子处方的流转。目前处方的可靠性、真实性是一大难题,实体医院医生开具的处方主要用于院内流转。有电商平台从业者表示,可以通过电子处方平台监控电子处方在平台内的流转,使得电子处方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管,也能很大程度上保证处方来源的真实性。

二是与医保支付的对接。杭州市民陈敏明表示,即使处方药可以网上销售,但老百姓可能还是愿意在医院或者药店购药,“医保支付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华东医药(商业)战略企划部经理徐静表示,放开处方药网售更多是解决灰色地带的合法化问题,对存量市场影响有限。目前医保基金预算与定点医药机构挂钩,而大量处方药都是医保目录内的,如果处方药网购平台不能实现线上医保支付,会影响患者的使用积极性。

三是监管细则待落实。浙江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网售处方药有条件放开可以看作是药品新零售的开端,无论是电子处方共享,还是处方审核等都应该在监管者严格监督之下,既要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不给平台方留空子,也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全程监控。

(据新华网)

B 缺乏约束的“窗口期”,医药电商平台存漏洞

在“万物触网”时代,网售处方药或将是顺势而为,但在缺乏约束的“窗口期”,平台管理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导致电商平台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并不少见。

有媒体曾对18家网络购药App展开测评调查,发现其中16家不合规展示或销售处方药,违规销售处方药甚至还引发悲剧——2018年两名女孩先后网购秋水仙碱片剂的处方药,均因过量服用而亡。

而在目前运行较为规范的平台,也并非“百无一失”。记者在某

电商平台尝试购买处方药阿莫西林,平台在药品展示页标注有“处方药”字样,下单后也有选项要求——确认服用过订单中药品,且无不良反应。在“提交预订”按键旁边注有“处方药下单后需立即补充问诊信息”的字样。

确认付款后补充填写用药人信息随即进入等待医生开方环节,半分钟后记者收到平台医生致电,询问是否为医生开具处方,当记者回答并非医生开方,而是按照以往生病用药习惯网购抗生素药后,平台医生拒绝开

方,订单也自动取消,系统自动退款。

当记者第二次下单时,在问询环节换了一位平台医生,该医生仅提出“药物之前有无用过、有无过敏史”,回答“用过、无过敏”后,平台医生即开具网上处方,医生开方、医院药师审方、药房药师审方3个环节仅在8秒钟内完成,网络药房开始进入发货流程,整个过程并未要求记者上传线下医院就诊信息、实体医院医生处方等相关资料。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是的,死了四年了,你怎么知道?”李阎王一脸惊诧。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说了你也不懂。”何心隐有些盛气凌人,那样子,好像他是锁爷而李阎王是囚犯似的。他摸了一把山羊胡子,继续说,“你兄弟两人,还有一个妹妹。”

“是的。”“兄弟两人你是弟弟,在你三岁的时候,你哥哥摔了一跤,跌断了腿,从此成了跛子。”“这个也千真万确。”“你老娘有痛风的毛病。”“这……”“怎么了?”“咱娘痛风都好几年了,

何先生,你真是神仙!”“这些事儿都在你脸上摆着,一看便知,原也不足为奇。你还有一个毛病。”

何心隐说着就打住了,他这是故意卖关子,李阎王已是诚惶诚恐,连忙追问:“是什么毛病?”“你命中克妻。”“克妻?”“对,克妻!”何心隐盯着李阎王发青的鼻翼,决断地说,“你第一个老婆只跟你过了一年,就蹬腿儿走了。”

“是的,生孩子生不出来,在床上叫了三天三夜,娘儿俩一起走了。”

李阎王说着眼圈儿红了,背过脸去,偷偷抹了一把眼泪。何心隐也不瞧他,只拿起酒壶来自斟一杯,接着问:“你的第二个老婆呢,怎么死的?”“咱喝醉酒把她揍了个鼻青脸肿,她一时想不开,一根绳子吊死了。”

“你现在还是光棍吧?”“唉!”“叹什么气呀,”何心隐见李阎王一副沮丧的样子,忽然产生了快感,言道,“常言道,吃什么补什么,缺什么想什么,你李锁爷一天到晚讲荤段子,扯着公鸭嗓子唱荤曲儿,为的什么,不就是想女人吗?”李阎王不好意思地笑一笑,问:“何先生,你看咱什么时候能讨到老婆?”

“等着吧,你要多做善事?”“善事做

了一堆,总不见效果。”“你做了什么善事?”“逢初一、十五,咱老娘就买乌龟到宝通寺放生,逢年过节,总是给乞丐赏几个饼子。”“这叫什么善事。”何心隐嘴一瘪,反唇相讥言道,“我看你作孽太多。”“咱作了什么孽?”“你每天都在折磨犯人,以此为乐,这不是作孽?”

“这……”李阎王眉头一皱,回道,“这不算作孽,锁头的差事就是管理犯人。对羁押的人犯,你不狠一点给他颜色,他还不翻了天?”“你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刑哪!”“好人能进咱这大牢吗?”李阎王振振有词地反问,“既然能进这里来,就不会是好东西。”

“混账!”何心隐起身就要掀桌子,一旁的禁子眼明手快,赶紧把他抱住。李阎王这才醒悟到自己失言,立刻作揖打拱忙不迭声地道歉:“何先生,咱说的坏人不包括你……”又劝又哄,何心隐总算又平静了下来,重新坐在凳子上。李阎王觑着他,摇头叹道:“何先生,你看相一口一个准,真是得了大神通,就凭这个吃饭,你也挣得下金山银山。你何必非要搞什么讲学,把官府上的人都得罪完了呢?”

何心隐傲慢答道:“这是大道理,你

一个锁头哪里懂得?”“咱不懂讲学,但咱懂得不能拿鸡蛋碰石滚。”李阎王生怕说错了话惹恼了何心隐,故小心地问,“何先生,你在这大牢里呆了一个多月,可知道外头的局势么?”

何心隐听了默不作声。他虽然坐在牢里,但还是有不少耳报神向他传递外面的消息。学生们为营救他而闹事遭到弹压,大致情况他都知道。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分析一番,认为与张居正这次回家葬父有关。张居正一贯反对讲学,这是国内人所共知的事情。今年年初,张居正把他最为信任的干臣金学曾从荆州税关巡税御史任上上调为湖北学台,似乎就是一个信号。有人猜测,张居正这是要弄一个“屠夫”来,对讲学的先生们开刀了。何心隐不是没有警惕,而是认为不值得警惕。他一贯我行我素,从不把官府衙门放在眼里,就连无可禅师这样的好朋友的好劝都听不进去。现在,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他对自己的前景就不抱乐观,甚至作了最坏的准备。

“何先生!”见何心隐半晌不吭声,李阎王又喊了一声。